

书苑滁风

# 我与朱力先生的那些年那些事

## ——序《水流花开》

作者:俞凤斌

2025年中秋节的前一天,我接到朱力先生的电话,他高兴地说:“我今年88岁,按传统文化关于高寿的雅称,为‘米寿’,为此自选自编了《水流花开》一书,现已排成小样,请你写篇序言。”毫无商量的口气。面对如此知己,我无理由推辞。当我从城南捧着书稿,坐在公交车上,迫不及待地翻开书稿,看到《晨捕》那幅老照片时,脑海里浮现出与朱力先生50多年来的那些事……

1973年,我从滁县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到行署教育局,工作不久因一张照片,初识朱力先生大名。那时黑白照片一统天下,彩色照片十分稀少,尤其是小城市,而此时朱力先生的一张大幅彩色照片——《晨捕》(后改名《渔场的早晨》)入选全国影展,轰动全国,各大报刊先后刊登,一下传为美谈。此后,在许多重大活动和大型会议上,总是看到一个高大壮实、长着国字脸、满面笑意儒气、胸前挂着两台照相机的中年人,台上台下不停地跑着,经向人打听,方知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朱力先生。从此朱力先生的形象在我心目中鲜活起来,立体起来。后来听说朱力先生出生于全椒,我因青少年时期生活于全椒,学习于全椒,便一厢情愿有了同乡情结,所以每当看到朱力先生发表于全省、全国各大报刊上的照片和文章,总是感到亲切和自豪。可以说,那年在不知不觉中,朱力先生成为我的学习榜样和崇拜偶像。

1978年,我调到滁县地委宣传部工作,与朱力先生同做党的宣传工作。他时为新闻科负责人,公认的摄影、写稿、美术“三栖”高手,我为宣传科干事,未出茅庐。当时地委宣传部有20人左右,除与我先后调入部里的几名年轻人之外,多为年龄在45岁上下的宣传理论骨干,按年龄和资历算是我们的前辈。而朱力先生只比我们大十几岁,但他是我们的领导,又是业务上的老师,所以我们几个年轻人幽默地称他是我们“凑凑合合的老前辈”。

我当时二十几岁,不知天高地厚,怀揣文学梦,一心想出名,常常向朱力先生求教如何写稿和投稿。先生看透我的心思,便暗暗地支



▲朱力的国画作品《春风》



▲朱力的国画作品《五月枇杷满树金》

持我。他有时递给我几张照片,叫我帮忙写文字;有时直接把报刊约稿信交给我,说:“你写文章,我来配照片。”有时省里和中央报刊记者来滁采访,要我与他们同行,采访结束,撰写文字自然由我完成。就这样看似无意,实则有心地传、帮、带,大显立竿见影、点石成金之效,很快就有数篇“朱力摄影、俞凤斌撰文”稿件,在知名报刊上刊登。当然我深知其中奥妙,不

是因为我的文字写得多么好,而是先生的选题角度、照片质量和在新闻、摄影界的知名度起了决定作用。

1986年,我和朱力先生一同参加天长市汉涧镇农村经济改革试点工作队。当时工作队虽

然任务很重,但由于工作生活相对单一,闲暇时间还是很多的。我和多数队员一样,工作之余,不是喝酒,就是扯闲话。朱力先生却选择了一处偏僻的住地,搭起简陋的画案,练字画画。他不会画画,但爱画,所以常到先生住地观看他作画,欣赏他的画作,听他讲画坛的人和事。朱力先生20世纪50年代末在安徽艺术专科学校美术科学习国画,师从孔小瑜等大师,学到了真知,后又拜萧龙士大师,得到了真传。1961年,年仅24岁,便在《安徽日报》发表了国画作品——《五月枇杷》。20世纪70年代起,朱力先生因工作需要,主要从事摄影。汉涧是鱼米之乡,为了画活各类鱼儿,朱先生背着相机到集市卖鱼处,观鱼拍鱼,有时把活鱼买回住地,观察它们的不同姿态。据我所知,选入《水流花开》书中那幅刊发于1987年9月5日《安徽日报》上的《年年有鱼》国画,就是在那时构思和草成的。

2013年,我从市文化局调回市委宣传部工作,朱力先生退休一身轻,所以常常光临我的办公室,旧地重游,往事重提,寻找昔日的感觉,回味当年的酸甜苦辣。我多次提起当年他以合作之名,引领我走出徘徊,锻炼我的文字能力,为我成长奠基铺路的往事,先生总是眯眯一笑说:“那是缘分,用现在的话说,当时我俩也是合作共赢嘛!”有时朱力先生会感慨地接着说:“我这个人一生,谁对我好一分,我会对他好十分!”话语既随和又率性,颇具大家风范。朱力先生每次除了和我忆旧叙情,主要是谈他退休生活的安排和艺术创作的近况。从他朗朗神采飞扬的话语中,我感受到先生真正做到了退而不休、老有所乐、老有所为,开启艺术第二春。这期间,每当他笔下出了得意之作,总要带到我办公室,与我共同分享,他出版的画册、摄影集,我总是先睹为快。转眼到了2016年,那年冬天快过去了,也没有见到朱力先生来我办公室,一打电话,方知他多年前因病,落下了全身疼痛顽疾,冬天更是痛得钻心,因此当年天气转凉时,他已由夫人陪伴前往海南过冬。此后连续8年,朱力先生开始了“候鸟”生活,每年国庆节前后便飞往三亚市、东方市,在那里边疗养边创作,春暖花开回到滁州后,又忙着办画展、出画册。我不会作诗,但是参加先生海南冬居画展时,捧读先生海南冬居

大美全椒

# 全椒文

□作者:张莲芳

## 文脉:泥土地里生长的千年根系

全椒文脉的源头,足可追溯到5000年前——荒草圩遗址出土的碳化稻谷与太阳纹陶鼎,恰似时间胶囊,具象地诠释着这块土地上先民们“天人合一”的生存智慧。他们在长江北岸冲积平原播撒下的稻种,不仅孕育着丰收的希望,更为后世子孙“耕读传家”的文化信仰打下根脉。自西汉全椒置县后,这座江淮小城便置身于南北文化交融的最前沿。魏晋时期,土族衣冠南渡,带来了中原礼教的文明底蕴;唐宋年间,大运河贯通,催生了“土商并重”的社会风尚;明清之际,徽商侨居迁入,萌动了商业资本的新颖思潮。多元的文化基因在此激烈碰撞,形成了全椒文脉独特的“共生密码”与丰富内涵。

直至吴敬梓携《儒林外史》横空出世,全椒文脉终于拥有了精神图腾。吴敬梓以“秉持公心,指谏时弊”的犀利笔触,在书中构建起“真儒”的理想境界;庄绍光“礼乐兵农”的治国理念,与全椒民间“重学不重仕”的价值观相契相合;“市井四奇人”凭琴棋书画而安身的生存哲学,更是本土文化“不困于功名,不失于人格”的生动隐喻。这条文脉的传承在教育的一隅遍览无遗——自北宋崇宁年间建立的学宫奠定全椒县学根基,到如今坐落襄水书院旧址上的全椒中学,再到滁州应用技术学院的学子在世界职业技能大赛上摘得金牌——“十户之村,不废诵读”的古训,始终在椒陵大地上延续传承。

## 文化:耕读底色绘就的地域图谱

展开全椒文化这幅画轴,耕读底色之上,儒林文化作山,太平文化为川,共同绘就出一幅独特的地域图谱。“耕以养身,读以明道”是耕读文化的核心理念。全椒耕读文化以农耕为根基、科举为路径、儒家思想为内

核,构建起“耕读相济、诗书传家”的独特体系。自古以来,良好的自然条件孕育出稳定农耕经济,为耕读文化提供了物质支撑;北宋崇宁四年建成的学宫,打破教育壁垒,推动“耕读结合”从自发走向自觉;明清时期,六座书院的兴盛与科举制度的完善,将全椒耕读文化推向鼎盛。全椒耕读文化以家族传承为鲜明特色。历史上87名进士中,69位集中于明清时期,且多呈家族式分布。吴氏家族以“半耕半读”创造了“一门三鼎甲,四代六尚书”的辉煌;金氏家族将“耕读传家”写入家训,以“耕者居其半,读者居其半”的分工模式培育出6位进士。薛、钱、刘等世家大族,通过“农耕保障生计—科举谋求进阶—著书传承思想—兴学培育人才—家风维系传统”的完整链条,让耕读文化代代相传。“耕”与“读”在这里形成精妙循环。田间收获的不仅是稻菽,更是学子求学的经济保障;科举入仕者则以购置田产、兴修水利反哺家乡。清代薛时雨任杭州知府后返乡,主持城防建设并主讲书院,正是儒家“修身齐家”理念的生动诠释。这种重教兴学的传统已融入全椒人的文化基因,民间向以“子弟读书”为荣,“砸锅卖铁也要让孩子上学”的信念延续至今。

儒林文化堪称全椒最耀眼的一面文化旗帜。吴敬梓藉由《儒林外史》所构建的“批判—重构”双螺旋,突破了地域文化的局限,成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困境的生动写照。现实中吴氏家族“六代十三举人两进士”的科举传奇,比照《儒林外史》对功名异化的尖锐批判,形成了奇妙的文化张力——既追求知识改变命运,又时刻警惕功名对人格和人性的腐蚀。这种矛盾在现实中转化为“重学不重仕”的实践:明代学者戚贤官至刑科给事中却毅然辞官,创办南谯书院,以王阳明亲传弟子的身份,将“知行合一”的思想引入江淮;清代数学家吴烺既著《杉亭集》,又以“西法补证圣经”注释《周髀算经》,尽显“儒林”兼容并蓄的博大品格。如今,“儒林文化进校园”活动覆盖全县中小学,吴敬梓纪念馆年均接待研学参访超5万人次,“真儒”精神在课本知识与实践体验中延续着跨越时空的传承。

太平文化则是全椒最鲜明的一处文化符号。“正月十六走太平”作为太平文化的民俗核心起源于东汉,在融合楚地“走百病”传统习俗的基础上,因时任县长刘平“以筑城款賑灾”的传说被赋予了深厚的民本思想。其后兼收并蓄,既记录了隋朝名将贺若弼驻军修桥的家国情怀,又见证明朝朝御史陈瑛以性命为全椒担保洗冤的护乡情谊。明清时期,更进一步成为士子们“祈愿登科”的文化寄



▲吴敬梓故居

托。伴随历史而持续成长沉淀,这一延续了1800多年的古老民俗拥有了深厚的文化肌理。及至2025年,当千架无人机在空中织就“天下太平”的光影矩阵,当3D灯光秀重现一幕幕历史场景,现代科技为古老民俗披上了数字外衣的同时,是300万人次“云上走太平”与50万人次线下“走太平”盛况的强大文化认同。每一次在鞭炮和锣鼓声中穿行太平桥,都是人们对“平安幸福”生活的祈愿与向往,也蕴含着对“仁政爱民”历史精神的深情致敬。

## 文人:跨越时空的精神星座

全椒的文,最终凝聚在一代代文人的文化实践之中。戚贤在南谯书院传播“致良知”的思想,使全椒成为阳明心学南中王门的重要阵地;高僧慈山德清著下《慈山大师梦游集》,主张修心融净和“儒释道三教合一”,丰富了本土的哲学内涵;数学家金望欣结合中西历法推算春秋日食,融会贯通传统算学与近代科学;学者张汝舟显名于声韵、训诂、天文历法领域,其《中国古代天文历法表解》成为

学界标杆,尽显“经世致用”的治学品格。吴敬梓家门更是个中翘楚——其父吴霖起以“守拙安贫”的风骨治家,养育教导出文学巨子吴敬梓;其子吴烺则在数学领域成就颇丰之余,编著《五声反切正韵》填补了语音史的空白。

此外,还有张洵,从寒门子弟成长为朝廷重臣,堪称全椒“知识改变命运”最早的典范,著有《贾氏谭录》;薛时雨,既能潜心创作《藤香馆诗册》,又投身主持了对醉翁亭的修复,诠释着文人济世的大情怀。他们如同璀璨星辰,在全椒文化的天幕上连续绽放熠熠生辉的精神星座。

从荒草圩丰收的第一穗稻谷,到《儒林外史》卷尾词未干的墨迹;从襄水书院的琅琅晨读,到太平桥上的慢行祈愿。全椒的文,一直在向下扎根、向上生长。它从泥土里来,是“耕读”“重学”结出的文化硕果;它到血脉中去,是代代传承的文人风骨。吴敬梓曾言“天独予文”,这一声糅杂着傲骨与轻叹的“天子”,道出的是全椒千年光阴沉淀的文化自觉——生于乡土、长于市井,在传承中革新,也在实践中凝聚。最终让这一脉文气,成为了中国文化版图上又一处独具地域特色的精神坐标。

画册后,还是忍不住有感而发涂鸦了一首嵌名打油诗:朱墨绘精彩,力图写华章。先师居海南,生花妙笔开。此时我与朱先生已由初交、深交,上升为神交了!

## 五

2016年朱家迎来了喜事、大事年。喜事年——朱力先生80寿辰;大事年——朱力先生从艺60周年。有喜同贺,国人传统。7月15日,有关部门在先生故乡、大文豪吴敬梓故居,联合举办“朱力先生从艺60周年画展”。我特意从滁城前往全椒道喜祝贺,开幕式上安排我讲话。我触景生情,有感而发,道出心声:一是祝福朱老;二是学习朱老;三是敬佩朱老。朱力先生退休多年,雄心犹在,笔耕不辍,硕果累累,夕阳更红。我与朱力先生相识50年,先生是彻头彻尾的艺术家。一般说来,当官有权的“文人”,在位时发表文章多,出书多,办报多。朱力先生却是退下来后,创作作品多,出版画册多,举办展览多,因此新闻媒体报道多。当我讲完话,现场响起热烈掌声。我想大家是在心里赞同我对先生的评价和评说。最后,我又谄打油诗一首:人生七十古来稀,朱老八十笑眯眯。昔日雄风今犹在,挥毫泼墨梅竹居。

## 六

2025年中秋之夜,我又一次捧读《水流花开》,仿佛朱力先生坐在我的面前,和我谈艺术人生。朱先生今年步入人生第88个春秋——米寿之年,迈进高寿行列。米寿既是雅称,又寓意人生的丰收和精神的富裕之意,88岁老者,恰似一望无际金灿灿的稻田,丰收在望,子孙满堂。因此“米寿翁”朱力先生很开心,很知足,他常在电话里对我说:“全国现在86至90岁人口约1082万人,我是1082万分之一。我幸运,我快乐!我感谢新时代!”为此,今年春节以后,他开始自选、自编、自己排版、自己校对《水流花开》。该书选自他从艺60多年来发表出版的作品,首篇为1961年《安徽日报》刊登的《五月枇杷》国画,末篇为2024年3月22日《新滁周报》刊发的介绍朱力先生花鸟画艺术文章,既是先生艺术人生的大事记,也印记着时代变迁;既是先生的工作轨迹和心路历程,又是历史记忆和友谊记录;既是先生精品大作的回顾和展示,又是先生米寿之庆馈赠给祖国、人民、亲朋、后人的珍贵礼物。人生米寿,已是难得。先生已届米寿,仍然耳聪目明,谈笑风生,编书留存,惠及子孙,此乃文坛之幸,朱家大幸!

朱力先生一生率性,笑口常开,终成“米寿翁”。人生漫漫,岁月悠悠。最后,把冯友兰大师赠好友金岳霖先生的寿联,献给尊敬的朱力先生:

何止于米(88岁)  
相期以茶(108岁)  
祝福朱力先生米寿快乐!期盼先生跨越百岁生日槛,达到108岁的长寿之境,尽享人生的美好!